

青少年课外知识精选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八卷)

寒天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少年课外知识精选 / 寒天主编. — 呼和浩特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4

ISBN 7-204-04309-7

.青... .寒... .课外读物 .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558 号

出版发行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街 82 号 010010)

责任编辑 : 杨 明

经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版次 :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书号 : ISBN 7-204-04309-7 / K · 110

定价 : 980.00 元

目 录

第三行星的信息	1
太空神曲	23
岁月倒流	31
劫持“梦幻号”	44
飞船疑案	73
死亡曲	97
电子谋士	147
$E = mc^2$	156
赤鯪	165
神秘的车祸	172
后来人	186
戈勃林禁区	199
异星探险	208
考察地球	217
银河特遣队	226
一神秘的箱子	226
二宇宙特遣队	227
三秘密使命	228
四脑电波追踪	229
五死亡基地	231
六超自然圆球	232
七超新星	233
八第三种人	235
九谁是 X	237
十完成使命	238
十一尾声	239

奇父异子	240
被遗忘的世界	259
到神秘王国去	259
恐龙的世界	262
“外来人”与猿人之战	266
在深渊里	270

第三行星的信息

远处，微弱的阳光照在一个很小的天体上，反射出金属般的光泽。Z₁₁号宇宙飞船从漆黑的银河外星系深处轻而易举地击中了它。宇航员希亚把调速器拨到负档上，没等感觉到巨大的后座力，飞船已稳当地刹住了。

下面，每日必行的步骤开始了，完全像例行公事一样。按理说，经历了900多次演习之后，起初那种飞往陌生人造飞行物的紧张早已消失在机械的规定动作中了。然而这一次却不比往常，指挥室里四张绿色的面孔上都闪烁着期盼与兴奋。这并不奇怪，那个被击中的空间探测器虽然和Z₁₁号相比十分简陋，但它足以预示一个崭新的星系际纪元的开端。

据飞船上的仪器计算，它极可能来自相邻的太阳系。从纯物理角度看，在这个星系中发现不了什么奇迹，一个不起眼的太阳和几颗行星，这在银河外星系太普通了。可是那儿有生命，那里的生命以非常奇特的方式存在Z₁₁号的成员们显然很激动。他们都有一个脑袋、两条腿和两条胳膊，身高近1.6米。在所有星系中，只有一种从皮肤到其它部位都与他们结构相似的人类。而这种人类就居住在太阳系里，和被击中的空间探测器有着同一故乡。这样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他们怎么能按捺得住呢？当然，除了皮肤颜色不同外，还存在一些别的差别，比如耳朵的形状、手指的个数等，可这些都无关紧要，两个脑袋、四条胳膊、四条腿的生物不是曾经统治过宇宙吗？可他们不该兴奋得太早，万一其它方面毫无共同之处，仅仅生理上的惊人相似又有何用？从技术角度看，那个空间探测器显示出了对任

何一种人类来说都相当先进的技术发展水平。

正是它吸引着Z₁₁号来到这里，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

自动控制的触感射束正把空间探测器最重要的特征输送给数据处理机；这时，一个罕见的飞行物出现在第十行星的阴影里。第十行星这体积很小的星体一直遮掩着它的母星体那微微泛黄的白色光轮。

“那东西飞得离行星太近了，好危险。”特沃打破了沉默。

“也许它是计算好的。”希亚思索着说。

“谁知道呢？看得出它正笨手笨脚地想离开那儿。”蔡莉躺在巨大的卧榻上特沃的身边，边伸懒腰边这样嘟哝着。她的六个手指敏捷地掠过控制台的传感键，控制台就嵌在卧榻那柔软的靠背上。

齐蒂扭头看着她：“但愿我们的希望不会落空。不过时期这么短，我很难相信。”她是星系历史方面的专家。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特沃说，“但飞行轨迹尚未最后计算出来。”“她总是偏爱这种人类，我没说错吧？”希亚坐在他的控制台前开玩笑，“特别是对有外生殖器的那一半。”齐蒂憋得满脸发紫：“瞎说！这简直像一种已经被淘汰了很久的感情，像……像嫉妒！谁都知道，已经有一毫周没人踏上那颗行星了，我们只有非常古老的报告和图片”“她一有机会就对人说这个。”“当然啦！我是为了充实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齐蒂反唇相讥。

“这肯定不是载人的飞行物，”蔡莉说，“我们可以放心地去研究它。”希亚操纵着Z₁₁接近那个飞行物。特沃熟练地按动一个个传感键，让试验舱做好接收准备。不用一会儿，用肉眼就可以辨别出飞行物的细部了。

“形状很奇特，”蔡莉注意到，“显然没有着陆装置。”这是对希亚的提醒，他知道自己必须更加小心，让这个飞行物

顺利着陆。Z₁₁的保护伞收缩起来，试验舱的舱口已经打开，舱内的光线映射在飞行物银灰色的表面上，熠熠生辉。

“它接收了无线电信号，同时自己也发射。”特沃报告说。

很快，小小的飞行物就被吞进飞船的大嘴里，无声无息地落在覆着软垫的圆盘上。

“第二步——开始考察。”蔡莉招呼着其他人。舱口又无声地关闭起来，他们三人穿过隔离室，进入大厅。凭着近千次类似的考察经验，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没费多少周折就完成了采样和数据统计，并把它们输入飞船上的电子系统。

齐蒂第一个发现了一个小匣子。“嗨！”她得意地指着小匣子侧面一块微微带些擦痕的平板，“毫无疑问，来自第三行星！”“没错，”希亚的声音从安放在隐蔽处的扩音器里传出，“飞行轨迹的计算证实了这一点。”为了安全起见，他留在控制台前，如果发生了意外，他负责将陌生飞行物尽快送出飞船。

齐蒂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的联盟里终于又可以增加一个成员了！你们瞧，我们的新伙伴能造出飞得这么快的东西！真了不起。”特沃非常难过，可他不得不给她泼点冷水。“看仔细点，我不想扫你的兴，可是得仔细点！”齐蒂刚才还兴奋得发亮的眼睛失望地闭上了。她透过银灰色的睫毛，稍稍抬起眼睑，怯生生地瞄了一眼，随即横下心来正视那金色铭牌上的肖像——最后垂头丧气地转过身。蔡莉安慰她：“也许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糟。再说——我们也不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了。”“可以前碰到的不是这种和我们如此相似的人类呀！”特沃反驳道。

对，这是最关键的地方，正是为这齐蒂才会一开始就那么高兴，现在又如此失望。三个人慢慢吞吞、无精打采地回到了指挥中心。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和这种生理结构与自己极相似

的人类建立平等的关系。但是现在，一切变得渺茫起来。设身处地想一想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会这种失望了：Z₁₁号几年来在宇宙空间的穿梭全都为了考察这个年轻的、处于上升阶段的人类；齐蒂、蔡莉、希亚和特沃的故乡人民得知这个消息也会同样失望的，他们是为了寻找一种拥有发达技术的陌生智能生物才不惜耗费巨资，从天狼星上发射出庞大的宇宙飞船的，但是这种已经能够从自己的太阳系里发射出人造天体的人类，却没有相当的社会发展水平。对“14太阳联盟”来说这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恒星际法律严禁干涉其它人类的社会成熟进程。

显然，现在Z₁₁号着手考察的太阳系第三行星已经满足了一条法律：ξ₁唯有能发射人造天体以寻找陌生智能生物的人类方可被本联盟接纳。

但还有其它条款，如：ξ₂一切星际关系的基础为真诚、友好的物质与信息交流，不允许历史上遗留的破坏性制度存在，如利润经济；不允许社会歧视存在。

太阳联盟的原则是：以使用劳动力的数量作为价值尺度，消除相互歧视，保护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平等。

联盟成立之初，人们并未意识到第二条款的重要性，他们只追求越来越多地结识新的人类伙伴。然而这种轻率很快就得到了报应，各人类之间终于出现了一片混乱，建立在相互欺诈之上的关系毁于一旦，战争爆发了。当时还很小的聪明（7个太阳）成员们齐心协力，才终于将一种不惜任何手段企图篡夺联盟统治权的人类消灭掉。

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不希望重蹈覆辙。所以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对具有一定技术发展水平的社会进行成熟性考察，因为只有和平友好、公平无私地进行物质和知识交流，稳定的局势才有保障。

ξ₃只能与生活在自由团结社会里，没有紧张社会关系和

毁灭性矛盾的智能生物建立和平共处关系。

人们认为：一个内部矛盾重重的人类会把妒忌、仇恨、占有欲及其它恶劣品质带入联盟，那么类似联盟成立之初的毁灭性现象将再次重演。

通常，通过对一些人造天体的考察可以看出，它们的创造者只拥有极低的社会发展水平，根据第三条款，他们不能被联盟接纳。这次又是如此，所以齐蒂遗憾极了。

回到指挥中心，希亚拥抱了她：“仪器还没做出解释，也许结果比我们猜测的要好些。”他是针对试验舱里的一幕说这话的，通过图像转播，他已清楚了齐蒂失望的原因。当时，那只是一块金属板，一块上面象征性地刻了些什么的没有生命的金属板，然而毕竟——这正是齐蒂担心的地方，它的制造者把它送入了宇宙空间，就是为了向陌生的人类尽可能真实地描述自己，因此不难猜测，第三行星的人类在这块铭牌上注明了最基本的事实，最基本而且富有启发性的事实……屏幕上出现了仪器检验的结果：材料：两种金属的合金（下面是几个化学符号及金和铝所占成份的报告）。

放射性：中等，与其无保护地在宇宙中停留的时间相符。

年龄：约为第三行星环绕其母星体旋转14周的时间。

图像参考数值：一个氢原子。

四个人都全神贯注地收看完这些信息后，铭牌上的一个细节仍然萦绕在他们脑海中，那举起来表示问候的上肢。而且，再仔细看去还会发现另一个事实……像往常一样，分析仍在卧榻上进行。

安放在榻背上的投影壁以超大比例显示出铭牌上的图像。

蔡莉开门见山地解释铭牌下部那一排大小不一的圆圈的含义：“母星体和九颗行星。该飞行物是由第三行星发射的，这种人类只知道存在九颗行星，可见他们的观测仪器很不发

达。”“对于它居住的太阳系的自然历史，”特沃说，“这种智能生物只了解初始阶段。他们没有标志第四、第五行星之间的小行星带。”“这是静止的、片面强调光学性的宇宙观。这幅图上没有那些小行星，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们的资料表明：这些小行星的总质量相当于一颗很久以来一直在母星体轨道上运行的中等行星的质量……”当讨论围绕技术和物理方面进行时，齐蒂一直沉默着。她以异乎寻常的冷静倾听蔡莉怎样由这些片面强调光学性的宇宙观分析出第三行星居民错误的社会行为。

“所以不妨猜测：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并不看重内在素质，而是以貌取人。显然，由此会产生许多矛盾。对这样一个根本没有真诚与友爱的社会，人们不禁要问：如此迅速的发展，动力究竟从何而来？但我今天不准备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轮到齐蒂了。“蔡莉的结论也许是正确的。”她边想边说，“具有外生殖器的男性显然在某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发展成了占统治地位的部分。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一性别在最初的发展阶段中就已经能统治具有内生殖器的女性了，因为他们具有更优越的生理与心理素质。”几幅立体投影显示出一群长着头发的人类。从他们的行动方式或发出的声音并不能辨别出这群人中的一部分比另一部分素质更好些。参照其它人类的录像对他们的进化过程进行比较后，仍然没有答案，这个问题只得暂缓讨论。齐蒂说：“我们只有少量陈旧的录像供研究使用，它们不能帮助我们找到不同性别人类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原因。因为铭牌上的图像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信息，所以我们不妨承认：两种性别在进化过程中存在差异是一种客观事实。也许在我们摄制录像时，这一切早已由遗传因素决定了。”“这份报告我怎么起草呢？”特沃问。他负责将讨论结果正确地输入数据处理机。

“我认为我们首先还是应该找到理由。”希亚沉思着说。

齐蒂陷入困惑。那个男性抬起来的手臂有让一切希望破灭的危险。当然，现在它还不能说明什么，但她已经隐隐感到威胁了。

“男性举起上肢表示打招呼，”齐蒂接着说，“这个动作表明该性别在那个社会占统治地位，而女性不是没有能力做同样的动作就是不被允许做这种动作。”这个问题终于明确地提出来了，其实蔡莉在推测第三行星上不存在友爱时，眼睛里就含有这个问题了。事实摆在那儿，如果不允许女性从事重要的社会活动，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必定是大大小小的矛盾和持续不断的摩擦。

这显然有悖于恒星际法律第三条，因为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团结的社会...没有紧张的社会关系”了。但是前面说过，还存在另一个事实，一个只有仔细看下去才会发现的事实。

齐蒂谈到这一点：“女性看起来并不是被动地居于次要地位，不，她的次要地位是通过她注视着男性的目光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注视着比较高大的男性。”希亚补充说。

“不仅高大，而且比女性魁梧、强壮、肌肉发达。”蔡莉说。

“对，”齐蒂的脸上露出神秘而又轻松的微笑，让别人摸不着头脑，“我们不妨以女性的羸弱作为出发点。从图上这两人的腿部姿势可以看出，她是自愿从属于男性的。她看起来想依靠男性。”蔡莉还没有来得及发表自己的观点，希亚就抢着从物理学角度证实齐蒂的话：“他们的躯体本来呈对称性，女性的姿势却表明她的重心已经转移，落在一只脚上，好像立刻就要向男性走去。实际上这表达了一种依靠思想，因为重心本该是由撑面承受的。与此相反，男性就是用两条腿稳稳地站在地面上。”“以观察其他一些人类的过程中，我们也见过这种

女性的姿势，”齐蒂解释说，“它很有代表性，表示尊重地位比她高的主人……”“如果我没听错的话，”蔡莉猛地打断了她，“你刚才说‘主人’？”“对，主人，或者说养育者。我的证据是她装饰性的长发，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是一种没有彻底进化的表现。以前的人类全身毛发密布，现在只不过是作为装饰罢了。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起草报告：“这种人类由男性和女性组成，女性在心理及生理上皆弱于男性。生物学方面的差异导致这种人类分裂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和在各方面利益中自愿居次要地位的女性两部分……”蔡莉摇着头：“自愿居次要地位？”“自愿，”齐蒂强调说，“这幅图像没有表现出女性的丝毫不快。她看起来完全承认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羸弱，期待着从高出她大约10%的男性那儿得到保护。我们甚至可以猜测，女性已经形成了不仅甘居下位，而且以此为最高理想的世界观。”蔡莉可不是这么轻易就能被说服的，她依然盯着恒星际第三条法律，认为这一条还远未被满足。

“你的意思是，这种人类尽管已经分裂为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和被统治的女性两部分，内部并不存在对立关系？”“对，”齐蒂回答，“我甚至认为‘统治’这个概念在这里根本不适用。我们当然有个前提条件，在这种人类中女性进化得不彻底。她们也许还处于她们全身毛发密布的祖先的水平上，至多有一点点进步。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男性是把她们当作家禽来饲养的。在通常情况下，家禽是不会反抗主人的，它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命运，有时甚至尽最大努力去完成分配给它的任务……”很久没有人说话，铭牌上的图像好像忽然间放射出另一种光彩，完全不像先前那么令人沮丧了。齐蒂的寥寥数语消除了刚才的失望，为大家树立起一个和谐社会的象征。在那儿，卑微的女性把取悦男性、服务于男性视为最高理想。

希亚轻轻笑出声来，立刻遭到齐蒂的攻击：“你笑什么？”

滑稽！”她问，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

希亚皱起眉头。“不为什么。”他微微冷笑了一下，“我只不过是注意到你真的是偏爱这种人类中尽善尽美的男性。你该多幸福呀！要是……”齐蒂立刻打断他：“别再说这种废话了！真像我刚才说的，”她对另外两个人嚷道，“嫉妒，这是一种过于古老的嫉妒！”她生气地不再说下去。

蔡莉急忙平息了这场风波。重新讨论了几个问题之后，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思索。特沃首先打破沉寂：“开始我之所以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完全是由于考虑不周。如果按齐蒂的解释，这块铭牌上的所有信息就可以统一起来了：他们站立的姿势，男性做的动作，以及像附属品一样被动的女性，包括她转向男性的目光、与男性身高宽的差别等等，总之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我同意这种分析。”“我也同意。我为我刚才的话向你道歉，齐蒂。”希亚搔着光秃秃的后脑勺说。蔡莉也不反对。

他们开始编写正式的输入程序。“完全符合第三条款。”特沃总结说，“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第三行星上不存在内部的矛盾或对立。那儿居住着一种和睦相处的人类……”“满足一切条件，可以被‘14太阳联盟’接纳。”齐蒂以这句话作为结尾。

希亚站起身，走到操纵台前端正地坐下，问：“现在飞向第三行星？”齐蒂点点头。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可以顺利完成这次航行。家乡的人们会同意我们的决定的，因为进行实地考察是验证结论最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方法。但是特沃首先要把讨论结果输入计算机，我建议具体这样表达……”齐蒂的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并被输入了电脑。这时希亚还在担心着刚才被俘获的空间探测仪“先锋10号”重返宇宙后是否会迷路。

Z₁₁号进入轨道后，四人一起躺在巨大的卧榻上。最后的

分析使每个人都心悦诚服,他们满怀喜悦地期待着踏上第三行星的时刻,期待着与这种和谐发展、而且也有两条腿的人类进行接触2“反正我一点也不在乎。”施劳特曼保证说。他撒谎都不脸红。

“不在乎?”艾伯哈德苦笑了一下,“恐怕你自己都不相信你不在于。再说,你们只相差5厘米,而我们相差15厘米!”

“15厘米又怎么样?”施劳特曼不耐烦了,“我矮,你也矮。你要是在乎,肯定是因为你太没本事了,就这么回事!”“我没本事?你还是看看你的小破房子吧,连个象样的栅栏也没有!瞧这儿,”艾伯哈德骄傲地挺起胸膛,“这些都是我的。你从来问都不问就白用我的东西,还神气呢!现在你倒说说,谁没本事,你还是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施劳特曼反驳,“你那个破栅栏花了8000元,我的汽车花了28000元;何况你的铁皮房子还是在年集上赢的。”“至少我没开着车到处卖弄。”艾伯哈德激动起来,“我也没像你一样当过煤黑子!”施劳特曼不怀好意地笑了:“这么说你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会?你以为就你了不起?谁不知道你因为长得矮不好意思,我就不怕承认我妻子比我高。阿斯特丽德——阿斯特丽德她……”“嗯?!”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阿斯特丽德怎么啦?”艾伯哈德瞠目结舌,他妻子已经悄没声地站在他身后了。

这真让他恼火。

“简直受不了,你居然盯我的梢儿!”艾伯哈德教训着妻子,“鬼鬼祟祟地偷听,是不是?”阿斯特丽德大吃一惊:“偷听?我?偷听?胡说八道!你用什么口气跟我说话?疯了吗?你在这儿大嚷大叫,吵得我跟伊尔莎根本没法好好下棋。你还说我鬼鬼祟祟,又喝多了是不是?”丢脸,艾伯哈德在心里说,真丢脸。施劳特曼什么都看在眼里了,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冷笑。傻乎乎的阿斯特丽德可帮了他的大忙,这种时候再接着吵

栅栏的事情，艾伯哈德是休想占上风了。

“好吧，”艾伯哈德不得不让步，“算了。”他恶狠狠地瞪了施劳特曼一眼，这家伙轻轻巧巧就白看了场戏。

也就在这一瞬间，艾伯哈德忽然万分希望能回到他的第一次婚姻去，哪怕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认错他也愿意。那时他可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委屈，因为他比那个妻子高，也比她聪明——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对阿斯特丽德也可从来没认过错，反正有负罪感的年龄已经过去了，现在他只动脑筋怎样才能占到阿斯特丽德的上风。

“你可以进屋了吧？”她的叫声把他从恍惚中拉出来。

“好，好。我马上回去。”他泄气地嘟哝着，还生怕被施劳特曼听见。他在外面总要作出一副和气宽容的大丈夫的样子，这也真难为他了。

阿斯特丽德已经迈开步子往家走了。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挺喜欢她的，至少喜欢她的外表，虽然她已经49岁了。每当看到她这样脚步轻轻地走路，他就会想起当年的情形。他的征婚启事刚在报上登出，阿斯特丽德就闯进了他的花园。他惊讶极了，紧紧地盯着她，而她一定以为他已经在表达爱慕了，因为她立刻就亲热地称他“哦，我的好人儿，”让他差点没背过气去。一两年后，她终于征服了他，虽然征婚启事上写得清楚：“身高不超过1.6米！”一切来得太突然。她站到他面前时，他正准备安装栅栏，完全没有来得及表现出自己的犹豫。令他吃惊的是他后来居然为她的美貌折服了，于是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障碍便不攻自破。

其它方面的障碍他连想都没想过，因为，一切来得太突然。没多久他就和阿斯特丽德结婚了，还挺般配——除了身高上的差别。

头半年的日子过得和和气气，后来他和阿斯特丽德的关系

便越来越糟了。他心里渐渐感到不舒服，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那15厘米：阿斯特丽德对颜色特别敏感，把他以前的衣服几乎全扔掉了，以至于他不得不整天穿崭新的衣服；他的书和他所有的收藏都被她几句话就贬得一文不值，他只好把它们都送进废纸收购行；他的唱片很久以来就只能堆放在地下室里，与咖啡听为伍。每当他试图捍卫自己这些宝贝的艺术价值，她就极有耐心地细述这些“大路货”有多么庸俗。

每天批评他的审美趣味倒也罢了，最令他痛心的是他再也显示不出自己艺术方面的才华了。几年来他已经习惯了她的书、她的音乐，习惯了一切她认为有艺术价值的东西，甚至发现以前自己的爱好确实苍白无趣。

这使他大为恼火，因为再也没有什么东西真正值得他骄傲了——也许除了那个栅栏。他越来越怀念以往的时光，那时他可以为别人制定标准。现在他对第一次婚姻的眷恋都该归功于阿斯特丽德，在家里她是上帝，这一点没几个月就已经无人不晓了。那些邻居耳朵有多灵！不过现在他们也不需要好奇地打听了，阿斯特丽德会把家里的一切都张扬出去。

“你在想什么？还想吵赢刚才那一架吗？”她在几米以外催他。

“都怪你！”他叫起来。

“什么？！”阿斯特丽德停住脚步等他走近，“你刚才说什么？”“我说，我说你应该先问问我。你以为我整天都有时间想着你那些爱好吗？”他在心里诅咒着。该死的国际象棋，这是他所有的爱好中最讨厌的。就是它，弄得全村人都对他的家庭生活了如指掌。

阿斯特丽德已经无须出去嚷嚷了，不，已经不需要了，再说这也不符合她的性格。她只要下棋，一句话，只要下棋，已经足够了。方圆20公里以内没有与她势均力敌的对手。有一次

艾伯哈德坚持到第十一步才认输，施劳特曼甚至有过17步的纪录！可大多数时候总是一眨眼功夫就一败涂地了。渐渐地艾伯哈德对这种游戏丧失了一切兴趣，围棋、连珠棋什么的也不愿意碰了。另一方面，阿斯特丽德也不愿意一遍又一遍地证实他的无能，于是他和象棋的关系越来越少，直到只剩下要定期用抹布把半米高的木头棋子擦得锃亮，逢到天好时还要把它们搬到房子后面立在4×4米大的棋格上晒太阳。然后，阿斯特丽德又会打电话叫来象棋俱乐部里的随便哪个人，三下五除二地把人家打败。她的对手们越来越佩服她了，因为她已经能边下棋边看小说。

在家里阿斯特丽德是太阳，他只是月亮。现在还剩下什么能让他不至于完全丧失自信？只剩下他的职业了。但是，在工作上他尽管很卖力也没有多大进展。当然，钱赚得还不算少，但那是个卑贱的、名声不太好的工作呀！和阿斯特丽德结婚前他倒不在意，可现在心里很不舒服，特别是晋升的机会总也轮不到他，这让他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只好把全部精力转向钱，只要有机会就加班、赚钱、赚钱、不停地赚钱。节省下来的每个分尼都被他花在看得见的地方来显示自己的功绩。在这个地区他的房子是最昂贵的：叠镶式外表、层顶平台、带栅栏的大花园。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无济于事，丝毫没有打动阿斯特丽德。

他发火的次数越来越多，不知不觉中她成了他的靶子。很久以来他对每件责任在她——哪怕只是好像责任在她的小事都特别敏感，不放过任何一次这样的机会来尽可能严厉地训斥她一通——在没有别人，比如施劳特曼在场的时候。现在艾伯哈德透过栅栏侦查了一下邻居的领地，施劳特曼正在那儿用一种顶奇怪的姿式不停地蹦来跳去，伊尔莎站在旁边双手乱挥，嘴里嚷嚷着一些听不懂的话。艾伯哈德轻蔑地哼了一声：“疯子！特别是那个牛皮大王。”他继续向前走去，很高兴现在听